

善美”加以由衷的颂扬。

曹禺始终认为莎剧对他的创作有重要影响,他始终强调采用话剧与戏曲形式演出莎剧是经典走向中国普通大众、与中国文化相交融的最重要方式。莎士比亚不同于其他外国作家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他的戏剧是活跃在舞台上的,因此必须重视莎剧的舞台演出。关注中国舞台上的莎剧演出,并使中国莎剧在世界莎剧演出舞台上既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使之既是莎士比亚的,也是中国化的戏剧,显然这是时代赋予中国莎剧演出与研究的光荣使命。

三、《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的学术价值

《专题报告》是一篇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入分析《柔》剧的论文。该文虽然“发表”时间较早,但相对于1954年版《译者前记》和1979年版《前言》而言,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禺的一系列有关莎学的热情洋溢的文章,这篇《专题报告》显然更值得重视。

我们认为,《专题报告》全面反映了曹禺的马克思主义莎学观,从报告的内容和发表的特定时间段来看,1954年的曹禺已经自觉地在莎学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莎学理论看待莎作,但是他也并没有在研究中过多地搬用阶级斗争理论来阐释《柔》剧的思想意义,而是根据自己翻译《柔》剧时的理解,结合剧情作出了独立的审美判断。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再参考同时期的另外一些莎学研究者的论文,我们认为《专题报告》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莎学研究领域难得的一篇论文。这也表明,曹禺已经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转变。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莎士比亚是马克思主义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曹禺在《专题报告》中强调,影响《柔》剧创作的历史动因表现为,“红白玫瑰战争打了44年(1453—1497),人民深受战争的痛苦,恨极了封建割据。……从《柔蜜欧与幽丽叶》的时代看……莎士比亚的政治兴趣相当浓厚”。^①如何看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莎剧的时代性?曹禺首先从社会、历史和宗教原因剖析莎剧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他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是《柔》剧产生的土壤。莎氏对文艺复兴以来肯定人和人性、推动人在精神领域的解放等思想给予赞颂,《专题报告》中的这一观点构成了曹禺莎学观的重要内容。他始终强调,人文主义思想中对人与人性的推崇从思想领域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把人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曹禺强调的是

^①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2页。

人文主义精神对人、人性、自由、尊严、力量的承认。同时,曹禺上述对人文主义的时代进步性的认识,也并不代表他没有认识到人文主义的局限性。曹禺认为,人文主义思潮虽然在英国流行一时,但是在社会、法制、阶级的层面,“人权还不是真正有了保障,社会秩序还很不安定”。^①人文主义也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或消灭阶级压迫。曹禺考察莎剧显然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文艺复兴的进步性。这说明当时的曹禺既认识到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神权统治并使人看到了光明,而同时他也看清了文艺复兴所处的社会环境。曹禺认为,正是这种环境刺激了莎士比亚等人思考如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必然能够深刻认识到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束缚。曹禺注意到,如何看待当时社会上新教与旧教之间的矛盾,如何看待莎剧中的宗教问题,这成为认识莎剧、解析莎剧的一把钥匙。在莎氏戏剧中,对现世的肯定和对来世的否定,对真挚爱情的赞美和对禁欲苦修的否定,对人的肯定和对神的否定,必然带来对宗教的怀疑。如果忽视了莎剧中的宗教影响,我们就不能深刻认识莎剧产生的土壤和思想内容、艺术审美的跨时代性。曹禺提醒我们说“当时新旧教的斗争也很激烈的,依丽莎白是新教徒,她以前的玛丽女王,爱德华七世都信旧教,旧教当权的时候屠杀新教徒,新教徒掌握政权以后又迫害旧教徒,两者之间互相报复,这是当时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②宗教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中央集权与封建割据之间的矛盾在《柔》剧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四、如何认识柔蜜欧与幽丽叶的爱情

20世纪50年代,研究“大、洋、古”的莎士比亚,特别是研究宣扬爱情的《柔》剧,还要冒着被视为大力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的风险,为此,研究者首先就要确定作品的内容是“进步”还是“反动”。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研究的“通行证”。所以,曹禺把《柔》剧定位于“反封建的主题”。曹禺说“忠实、真正的爱情可以克服一切。这个剧不仅在爱情上反对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还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要求中央集权的愿望。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平,人民生活才能安定,才能有幸福。”^③在《专题报告》中,曹禺从正面的角度,强调了莎氏通过爱情的描写表现了反对封建主义,希望统一、中央集权和祈盼幸福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换言之,曹禺对《柔》剧中的爱情观是大力赞美的。曹禺把《柔》剧中的“反封建”主题与“真正的爱情”联系在一起,这就与后来一系列“运动”中

①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1页。

②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1-2页。

③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2页。

对《柔》剧“资产阶级爱情观”的严厉批判大相径庭。曹禺从反封建的角度提出“《柔》剧中的爱情,一方面歌颂忠贞的爱情,一方面也反封建。这个剧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尽管其中死了五个人,爱情也没有成功,但却表现了对幸福的追求、对生活的喜悦、对人的肯定,这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是大不相同的。”^①曹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敢于强调和推崇《柔》剧中真挚的爱情,并力求把《柔》剧对爱情的歌颂传达给聆听讲座的中国作家们。同时,这也表明此时的曹禺在论述《柔》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时,还没有刻意从资产阶级爱情与无产阶级爱情的角度思考问题。

要深刻理解《柔》剧的思想与社会意义,曹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了解作者对柔蜜欧与幽丽叶形象塑造的特点。为了使文学讲习所的作家能深入了解《柔》剧中的人物形象,曹禺往往结合《柔》剧的内容、人物性格指出其进步性及其弱点。考虑到有些作家文化程度不高,不一定熟悉《柔》剧,曹禺在着重介绍《柔》剧剧情的同时,还深入分析了《柔》剧的结构特征、叙事方式、心理矛盾和性格特点,以便使听众更容易通过对剧情的了解,深入认识《柔》剧的“人民性”和人物性格。

曹禺认为,同样是面对封建婚姻和家族世仇,柔蜜欧与幽丽叶两个人的性格不同,但莎士比亚却把这两个青年人的性格写得非常丰满,并且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曹禺认为,柔蜜欧是温柔、好幻想的性格,终日沉醉在梦想里,很不实际;幽丽叶的坚强性格引导他慢慢发展,最后他坚强起来。悌暴侮辱他,他为了幽丽叶,能压下青年人的火气,忍受侮辱。而幽丽叶的性格则与柔蜜欧形成了强烈反差。幽丽叶的性格比柔蜜欧坚强,她一开始就引导着柔蜜欧进行反抗。曹禺认为舞台上的人物塑造应该在区分人物不同性格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住人物各自的性格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曹禺认为,莎氏“给幽丽叶铸金像是作者进一步表现爱情战胜了仇恨,幽丽叶性格的发展也是作者对妇女争取解放的肯定。莎士比亚对妇女的描写是进步的”。^②曹禺还认为,学习莎剧一定要注意人物之间性格的不同特点,要关注人物性格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段。当柔蜜欧发现了在窗口的幽丽叶时,感到她像太阳一样放射着光芒,于是赞叹不已。尽管柔蜜欧的性格很不实际,但他一开始只是抱着欣赏自己的爱情的心理。当柔蜜欧最初向幽丽叶求爱时就不乏有这样的心理成分。在这里,曹禺实际上强调的是作为莎剧学习者,一定要特别关注人物性格发展的不同阶段与过程。如果忽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过程和演变层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柔蜜欧这个人物,即由“欣赏对方”“欣赏自

^①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2页。

^②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5页。

己”到生死之恋、生死之爱。幽丽叶一开始就与柔蜜欧不同,她同样热情,但却实实在在,例如幽丽叶说:

哦,柔蜜欧,柔蜜欧,你为什么是柔蜜欧?
不认你的父亲,也不要姓你的姓!
或者你不肯,你就起誓说你爱,
我可以再也不姓凯布。^①

她又说:

不过是你的姓才成了我的仇人,即使你不姓猛泰。
……
不叫它玫瑰闻着不也一样地甜么?
柔蜜欧也这样,就不叫他柔蜜欧,
还是保留着他天生的完美。
柔蜜欧,去掉你的姓吧,
不是为了那不关重要的姓,我就是完全是你的。^②

曹禺认为,柔蜜欧与幽丽叶尽管都追求真挚美好的爱情,但在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情感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幽丽叶为了爱情,宁肯抛弃自己的姓,从这里表现了她的性格,表现了她的进步性。柔蜜欧的幻想、热情、自我陶醉,则更显出幽丽叶性格的丰富性。她怕柔蜜欧被人发现,怕别人伤害了他。所以柔蜜欧是从幻想表现爱情,幽丽叶是从实际、具体的感情表现爱情。而当柔蜜欧看到幽丽叶死了,就去买毒药,也准备死。他对卖药人说“这是你的钱,在这个可厌的世界里,这才是毒药。它杀人的灵魂,比你不能卖的毒药还凶。”曹禺强调,通过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柔蜜欧思想的升华。他认为莎士比亚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的罪恶”,“幽丽叶看见柔蜜欧死了,坚决不肯跟神父走,她拿起柔蜜欧的匕首自杀了。感动了两家的父母和好,这象征着爱情的胜利”。^③《柔》剧虽然是悲剧,观众虽然感到深沉的悲恸,但也并不绝望,反而从心底油然而升起一股新的力量,这主要源于《柔》剧对美好爱情和积极人生的肯定。

五、《柔》剧的改写与次要人物

虽然曹禺在面对浩如烟海的莎学时表现得极为谦逊,但他从《柔》剧的演变入手,分

①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10页。

②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11页。

③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14页。

析其社会意义、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表明他对莎学研究极为熟悉。他认为莎氏对原出于意大利的《柔》剧故事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改造。在《专题报告》中,他主要从世仇矛盾、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人物性格典型化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曹禺强调,原有的旧故事到了莎氏的手中不但面貌一新,而且连精神都变了。由于《专题报告》所面对的听众大多是各地汇聚到文学讲习所的作家,有些作家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曹禺在讲座中也着重介绍了《柔》剧改写的依据。曹禺认为:

勃鲁克的长诗虽然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主要根据,但又有很多不同之点……勃鲁克的长诗只有故事,作为对人生的认识很不深刻,不能表现时代的感情,也没有哲学的概括……这个剧本的另一特点就是节奏的快,它表现了文艺复兴的精神……莎士比亚表现了新鲜的、萌芽的、上升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事物。^①

曹禺强调,勃鲁克的原作中只有故事,平铺直叙,不能反映时代的感情,在对人生认识、情调体现上,莎氏均更胜一筹;其戏剧节奏的迅疾,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曹禺认为,重要的不是叙述故事,而是通过故事表现典型人物。在《专题报告》中,曹禺从剧情线索、仇恨角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曹禺认为勃鲁克的原作平铺直叙,而“莎士比亚的剧本从柔蜜欧与幽丽叶见面到死,全部过程紧缩到六天,非常集中”。^②时间的紧凑,造成了矛盾冲突爆发的集中、强烈。勃鲁克的原作对猛泰、凯布两家的世仇轻描淡写,而在莎剧中则令人感到两家的世仇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待王权与割据的态度。在莎剧中,老百姓恨透了这种世仇的冤冤相报。其次是关于婚姻问题,“莎士比亚充分写出了封建婚姻的情况”^③,所以演出要体现出少男少女之间纯洁的爱情心理。第三,莎氏的贡献在于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勃鲁克的原作局限于故事线索的勾勒,对于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着墨不多,人物形象呈现扁平化倾向。勃鲁克的原作中的不足,在莎氏笔下均得到了典型化描写,因此给《柔》剧增色不少,丰富了《柔》剧,使人物变得立体、有血有肉。

作为一位译者,曹禺对《柔》剧文本极为熟悉。在《专题报告》中,他没有放过该剧中的一些次要人物,他认为这些次要人物仍然显示出该剧内在的经典性。曹禺强调最先出场的班浮柳和梯暴担负着对环境的渲染和整部戏剧气氛的烘托作用。次要人物担负着衬托主要人物性格的任务,而且正是在这种衬托中,次要人物的性格显示出特有的风采。

①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2-3页。

②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3页。

③曹禺《柔蜜欧与幽丽叶(专题报告)》,第3页。